

新穿越
小说

他们像两只相拥取暖的刺猬，
不顾淋漓的鲜血紧紧地抱在一起，无限近，
任利刺无情地刺穿彼此的心脏——

玉朵朵·著

YU DUO DUO
WORKS



特工皇妃

TEGONG HUANGFEI 下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特工皇妃

TEGONG
HUANGFEI

下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特工皇妃/玉朵朵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2.2

ISBN 978-7-5399-5129-4

I. ①皇… II. ①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25095号

书 名 特工皇妃(上、下)

作 者 玉朵朵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戚兆磊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文字编辑 肖 恋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
字 数 416千字

印 张 34

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,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129-4

定 价 55.00元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特工皇妃

目 录 上

- 楔 子 /1
- 第一章 惊鸿照影似故人/7
- 第二章 阴差阳错成陌路/20
- 第三章 君有慧眼，吾本明珠/32
- 第四章 伤到深处不识君/43
- 第五章 流水无心恋落花/59
- 第六章 报君恩，埋隐患/79
- 第七章 妖娆特工，横空出世/95
- 第八章 美人琴色绝天下/117
- 第九章 蛾眉绝世不自知/135
- 第十章 无心插柳，柳自成荫/156
- 第十一章 前世今生，只因缘浅/169
- 第十二章 运筹帷帐中，决胜千里外/178
- 第十三章 多情自古空余恨/191
- 第十四章 薄情转是多情累/208
- 第十五章 跨越千年，情难舍/226
- 第十六章 猜忌尽头，冷绝自伤/241
- 第十七章 相思相望不相亲/260



特工皇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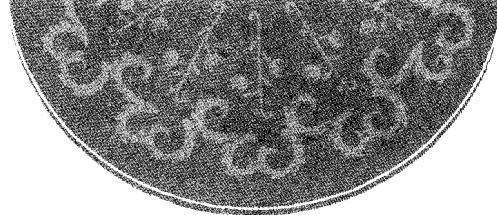
目

录

下

- 第十八章 霸王一怒为红颜/277
- 第十九章 深入虎穴，为寄寸心/293
- 第二十章 字字血泪，难诉衷肠/308
- 第二十一章 真真假假，孰是孰非/327
- 第二十二章 双姝斗，计中有计/343
- 第二十三章 舍弃亲情只为君/357
- 第二十四章 身在楚营身在汉/369
- 第二十五章 愿以身痛，替代心伤/384
- 第二十六章 垓下绝唱，许君来生/401
- 第二十七章 滴血认亲，亲也不亲/417
- 第二十八章 只愿君心似我心/438
- 第二十九章 东风恶，欢情薄/452
- 第三十章 双全之法定后位/467
- 第三十一章 夜夜默守，难解相思/482
- 第三十二章 断情挥泪斩青丝/496
- 第三十三章 环环紧扣复仇计/507
- 第三十四章 天地之间，任君翱翔/523





第十八章 霸王一怒为红颜

TEGONG
HUANGFEI

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。自刘邦退守灞上，项羽进驻秦王宫，七国混乱的局面重新得以控制，对饱受战乱兵燹之苦的百姓们来说似乎是件幸事。

可是，先贤们曾说：“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，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。”这话体现在项羽身上可谓淋漓尽致，自项家军进驻秦王宫，先是残杀降王子婴、血洗大秦王宫，继而把咸阳的珍宝抢掠一空，之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赴楚都彭城，把楚怀王熊心逼得仓皇逃往郴县。一直观望的燕、刘、赵、韩、魏几方势力纷纷归附。

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，楚都彭城俨然成为一个新的政治权力中心。西楚霸王所下第一道王令是分封诸侯王。尊熊心为义帝。封英布为九江王，刘邦为汉王，章邯为雍王，韩成为韩王，赵歇为代王，吴芮为衡山王，共敖为临江王，司马欣为塞王，董翳为翟王，田都为齐王，田安为济北王，田市为胶东王，臧荼为燕王，韩广为辽东王，张耳为常山王，魏豹为西魏王，司马卬为殷王，申阳为河南王。

王令下到各诸侯国，有人欢喜有人愁。但无论诸侯王反应如何，新的政治格局已正式形成。

冬去春来，大地回暖。可天地间徜徉的暖气丝毫扫不掉虞家兄妹俩心底的阴霾。

这一天，阳光明媚，清风徐徐。

虞子期徘徊在项羽的寝宫前，内心不住地挣扎，要不要恳求项羽前去探望妙弋？自从妙弋被紫末刺伤，至今已有两月有余，可伤势却丝毫不见好转，精神也时好时坏，好的时候也能和人谈笑聊天，坏的时候却胡话连篇状若癫狂。私下里，他曾问过为妙弋诊断的大夫，大夫们众口一词，说心病还需心药医，他们只能尽人事

听天命。

妙弋是他劝说父亲虞公献给项羽的，所以说，妙弋所受的苦是他一手造成的。每每见到清醒时强自欢笑的妙弋，他的心都如刀绞一般。他恨自己，不该把自己的前程绑在她身上，不该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于她身上。现在他明白了，只要她开开心心随心所欲地活着，权势、利益他都可以不要。

心思一定，他快步拾级而上向寝宫走去。手持长戟的侍卫们挡在他面前，“虞将军留步。”

虞子期恭敬地向侍卫们行礼，“烦请各位通传，就说虞子期恳请大王前去探望虞姬。”

一名侍卫跨进殿门前去通传。

虞子期平静地转过身子，在侍卫们惊疑的目光中缓步离去。话已带到，项羽去了，他们虞府仍是项家军的军事武器制造基地；不去，也该是他带着妹妹离开的时候了。

身着一袭绸白蟒袍的项羽仰望着高高的院墙一角。一墙之隔的院子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呼喝声，听起来就像清晨深山里的泉水声，清脆响亮，充满生命活力。

他身后，大气也不敢喘一下的侍卫默默立着。

小半个时辰后，隔壁的女人忽然大声吆喝道：“开饭。”

项羽终于回神，这个女人啊，是铁了心地要离开。他轻叹了口气后转过身子，问侍卫：“虞子期说完就直接离开了？”

侍卫点头如捣蒜，“是的。”

项羽脸色虽平静，双眼里却有两簇愤怒的小火团开始燃烧。好一阵子，小火团才熄灭，“通知太医院董太医，随我一道去探望虞姬。”

“诺。”

虞妙弋侧身斜靠在锦榻上，呆呆地望着窗外洁白的桃花，心头一阵恍惚，一年前她还在艳若朝霞的桃林里翩翩起舞，今天却只能病怏怏地躺着赏花。

她一直觉得自己比海遥幸运，自从来到这个时空，她可以衣食无忧，可以拥有花容月貌，并成功吸引了“阿积”的目光甚至完全拥有了他。而海遥呢？因为容貌丑陋而被世人唾弃嘲笑，虽然一再恳求“阿积”，但“阿积”始终不为所动。

一切发生改变是在什么时候？沛郡刘府前的意外相逢？吴中那个雨夜海遥的哭



诉后？还是擅自离营只为寻找海遥的韩信向众人坦言他已爱上海遥时？抑或，“阿积”的心里自始至终都有海遥的存在？

越想她心里越难受，为排解这份痛苦，掀去盖在膝头上的暖垫，快步走出房门，来到桃树下，手腕轻翻，宫装水袖已轻柔地抛出。

舞步缠绵，神情凄婉。

一阵风吹来，簌簌而落的洁白桃花随着鹅黄纱裙的旋转而飘飘洒洒。

迈出长廊拐进院门的项羽忽然停步，默默盯着衣袖翻飞的虞妙弋。她不是重伤未愈吗？她不是昏迷不醒吗？眼前这是怎么回事？心头的厌恶骤然而起，这虞家兄妹真是越来越不知道轻重了。

一起前来的董太医却看得双眉紧皱，“虞姬是真的不想活了。”

项羽回头疑惑地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董太医回答：“你看她的伤口位置，已经渗出了血。自虞姬受伤，伤口愈合后崩开，然后再愈合再崩开，别说是羸弱的女人了，就是铁打的汉子也禁不住这么折腾。大王，容臣告退，一个不想活的病人，纵是医圣下凡也救不活她。”

桃树下的人越转越快，纱裙上斑斑血迹的面积也越来越大，项羽回头对太医吩咐道：“把药箱留下，你退下吧。”然后大步走向虞妙弋，“妙弋，快停下来。”

虞妙弋痴痴地盯着疾步冲来的男人，心里又是一阵恍惚，是做梦吗？她赶紧闭上眼睛，再慢慢地睁开，凝视着眼前的项羽，举起微微颤抖的胳膊，抚摸着他的脸，“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吗？阿积，不，阿羽，你真的来看我了？”

脸色煞白的她因为太过瘦弱，双眼显得出奇的大，现在，里面蕴含的全是悲伤，项羽心里升起一丝愧疚，自始至终都是他负她，她唯一做错的就是对海遥一再出手，可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。

“妙弋，走，回房我为你包扎伤口。”

虞妙弋终于确信了眼前的人就是项羽，目光胶着在他的脸上，满脸欢愉地点点头。

两人进房，项羽轻柔地把她放在锦榻上，关上窗子后坐在她身边，先把暖垫盖在她膝上，然后解开她的衣衫，盯着不停往外流血的伤口，声音十分沉痛，“妙弋，我不值得你这么糟蹋自己。我不是你的心上人，我跟那个男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。在鸿门堡时我以为你已经听懂，回去吧，回颜集吧，别再折磨自己了。子期这里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忘了你们虞府这些年的忠心耿耿。”

虞妙弋紧紧地抓住他正在上药的手，凄凉道：“第一次相见时，我确实是因为

你长得像阿积才心甘情愿委身于你。可是，很快我就知道你不是他。我承认，当时我很失落，但我并不后悔跟你，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这么细致地照顾过我。慢慢地，我开始离不开你，你每一次与人交战我都心惊胆战，害怕会失去你，害怕永远见不到你。也许是因为太害怕失去，致使我有了许多担忧，担忧你身边会有其他的女人，担忧你会宠她们而冷落我，所以我想用孩子拴住你。上天垂怜，让我很快有了身孕，在得知怀孕的那一刻我开心地去主帐找你，可是，却看到你深情地凝望着海遥的画像。这一晴天霹雳一下击晕了我，清醒后我决定放弃那个孩子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走向其他女人。”

项羽收回与她对视的目光，拿开她的手，边为她包扎边道：“是我没有看清自己的心。我的心里自始至终都是海遥。对不起，是我负了你。”

虞妙弋的目光开始变得空洞，泪珠成串地落下。一滴一滴滴在项羽的手上，灼痛了他的心。他不愿意再让她伤心，于是，包扎好伤口后他快速为她拉好衣衫，凝视着她的眼睛，“我不愿意欺骗你，也不愿意欺骗自己。我心里只有一个女人，那就是海遥。她不温柔，也并不善解人意，可她就是她，没人可以代替她，也没人可以取代她在我心中的位置。妙弋，离开这里，离开我，你会发现，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好男人。”

虞妙弋呆呆地望着项羽，唇边现出一丝笑，就在项羽感觉到异常时，她已大笑着推开他，叫道：“你认为时间就是治愈的良药，你以为时间可以消弭一切爱恨情仇，你错了，大错特错，时间只会把伤痛一寸一寸拉长，时间只会把碎了的心敲得更碎。”

她胸襟处又现出一朵小红花，显然伤口又出血了。项羽仓皇地伸出手，却被虞妙弋重重地打落，他默默地盯着仰天悲笑的她，重新坐回锦榻边，扳住她的身子，盯着她狂乱的双眼，“妙弋，你想让我怎么做？我要怎么做你才能不伤害自己，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安安静静地养伤？”

虞妙弋一下子安静了，是啊，自己究竟想让他怎么做？回到自己身边，让他心里想着海遥怀里抱着自己？不，她不要。那么，听他的，离开这里，回颜集，让时间一天一天、一年一年地鞭打、炙烤着她的心？不，她也不要。

项羽轻轻摇动她的身子，“说啊，妙弋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呆若木鸡的虞妙弋身子一软，人已昏厥过去。

项羽霍然起身，急切地喊：“叫太医，叫太医。”



殿门口，虎目含恨的虞子期快步走上前，先用手查探虞妙弋的鼻息，然后瞪视着项羽，厉声指责，“大王，姑且不念妙弋对你的情分，单凭她为你挡下一剑的功劳，难道她就应该得到这样的回报吗？”

项羽微闭双眼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虞子期弯腰抱起虞妙弋，“既然大王这么不想看到她，那我们兄妹这就离开，我们永远不会再出现在大王面前。”

项羽心底的愧疚慢慢消散了，冷漠的视线从虞子期脸上扫过，“她留下来整日折磨自己，真的就是你希望看到的？你既然想带她离开，那么我不拦你，不过，你身为我大楚将领，掌握着军中机密，你确信自己能活着回到颜集？”

虞子期心底的寒气骤然升起，双目之中不由自主地现出一丝怯意，“我……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妹妹自苦。”

项羽深深地看了一眼昏迷不醒的虞妙弋，“她的伤口正在流血，太医马上会过来，你先在这里照顾她。至于以后，还是等妙弋醒来再说吧。”说完，甩袖离去。

虞子期垂头丧气地把虞妙弋轻轻放回锦榻上，向一起前来却一直默默站着的季布交代，“我亲自去太医院跑一趟，请董太医过来。季布，你帮忙照看一下妙弋。”

季布点点头，“子期，你放心，你我情同兄弟，你妹妹就是我妹妹。”

虞子期前脚刚出殿门，虞妙弋马上便睁开眼睛，疲惫地看了一眼季布，“麻烦你把窗子打开，我想看看桃花。”

珠泪滚滚，如清泉般不断往外涌着。季布看着无声痛哭的她，心里想好的安慰的话一下子全忘记了，只是呆呆地望着她，“这里的桃花哪里比得上颜集的。虞姬……妙弋，与其留在这里日日伤心，还不如回到颜集，时日长了，你会忘记一切的。”

虞妙弋头也未回地道：“你出去吧。”

季布闭了闭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绕过锦榻站在她眼前，居高临下地凝视着她，“他有什么好的？除了现在瑶瓦宫里的刘夫人，吴中他还有十二位姬妾，难道你真的以为他会回心转意，会一心一意地宠你爱你？不可能，永远都不可能。今天有刘夫人，明天还会有王夫人、张夫人……只要他喜欢，还有什么女人是他得不到的！你呢，在颜集时什么样，现在又是什么样？”

虞妙弋愣住了，捧起自己的脸，疑惑道：“我现在怎么了？很丑吗？”

季布拿起案几上的铜镜，放在虞妙弋面前，“憔悴、苍白、愁容满面，这不是你，你不应该是这种模样。”

镜子中的女人确实异样的憔悴，仔细看去，眼下竟然有了鱼尾纹。虞妙弋推开镜子，盯着季布惨然一笑，“我应该怎么样？”

季布脸上掠过一丝慌乱，可双眼却一直盯着她，眼神坚毅，脊背挺直，一字字地道：“应该美丽、高贵地活着。”

虞妙弋勉强笑了笑，问：“现在的我既不美丽，也不高贵？”

季布看了眼虞妙弋，垂下眼睑，“这个世界，让人最感到无奈的就是感情。你爱着的人不爱你，你不爱的人却深深爱着你。可是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既不能左右别人，又控制不住自己的心，所以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祝福所爱的人，她幸福就是自己幸福，至于拥有不拥有，又有什么关系呢。”

虞妙弋沉默很久，“你觉得，你爱的人幸福吗？”

季布满眸悲伤，“不幸福。她一直用别人的错误惩罚着自己，她自苦自哀，不断地伤害自己，却换不来爱人的一丁点儿怜悯。”

虞妙弋心头一震，“怜悯？你是说我的难过、我的伤心是想换取他的怜悯？”

季布目光炯炯地盯着她，“难道不是吗？”

虞妙弋再度沉默。

季布艰难地收回目光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一步一步走向殿外。他能做的只能是这些了，她能不能听得进去他无法左右。

微风吹过，飘忽的桃花悠然落在虞妙弋的脚边，她伸手捡起一片花瓣，轻声道：“我不要任何人的怜悯。他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，他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。阿羽，从今天起，从现在起，我要做回苏瑞，我要以本来的面目爱你。”

蜡烛忽明忽暗。韩信以手托腮默默盯着火苗发呆，本以为留在刘邦大营就会有海遥的消息，可没有想到，接连纳了两房姬妾的刘邦根本没有寻找她的意思，不但如此，连萧何等人也丝毫不露口风。

难道海遥发生了意外？刘邦迫不及待地纳妾真的是为了扩张势力？

不行，不能再这么等下去。要再找萧何，如果还得不到海遥的消息，就离开这里。

想到这里，他跳起来就向营帐外冲去。刚到营帐门口就与匆匆而来的人撞了个满怀。韩信抬起腿来就是一脚，“瞎了狗眼了，到小爷的帐里也敢横冲直撞。”



萧何捂着肚子蹲下身，表情痛苦地瞪视着韩信，“你个泼皮，动脚前能不能先看清楚来人是谁。”

一见是萧何，韩信赶紧满脸谄媚地上前扶着他的胳膊，“原来是萧大爷。是韩信我的狗眼瞎了，误踢了你。你来得正好，我刚好找你有事。”

萧何眼一瞪，推脱道：“先说好，若是问夫人的事就免开尊口，说了八百遍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”

韩信拿出私藏的好酒，整壶递给萧何，“反正刘邦也纳了妾了，就海遥那性子肯定不会再跟他。你说吧，我嘴上有个把门的，保证不会乱说。”

萧何拧开瓶塞就往嘴里倒，喝痛快了才开口道：“我真的不知道。”

韩信一把拿过酒壶，摇了摇后恨恨地扔到地上，拔出腰间佩剑，怒瞪着萧何问：“我再问最后一句，海遥到底在哪儿？她和刘邦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萧何赶紧后退，站在营帐门口，一副说完就逃的架势，“韩信，我萧何总归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可不能恩将仇报。我今天过来就想告诉你一件事，这些日子你常常擅自离营，无视军纪，再任意妄为下去，小心军棍伺候。”

韩信冷冷一笑，就往外走。

萧何慌忙侧开身子，追到帐外，“你又去哪儿？”

韩信翻身上马，鞭子一挥，骏马绝尘而去，风中遥遥传来他的声音，“自然是去找海遥。再找不到，小爷我就不回来了。”

萧何顿足怒骂：“你……你这个无法无天的泼皮浑蛋……张良，你害死我萧何了。”

春寒料峭，风雨凄凄。

瑶佻宫。

双腿绑着沙袋的海遥绕着宫殿一圈又一圈地快走，身后亦步亦趋跟着的太医满脑门子的冷汗，“姑娘，这几日倒春寒，天本来就冷，今天又是小雨连绵，咱们已经走了半个时辰，该回宫歇着了。”

海遥望向西南角宫墙上方的灰白天幕，心里酸涩不堪，他知道她在彭城，可却一直没有人前来营救，是因为鸿门堡她所说的那席话吗？还是封地巴蜀一带有棘手之事，脱不开身？

烟雨蒙蒙中，项羽撑着青竹油伞迎面走来，心中焦虑的太医疾步上前，“大王，姑娘她……”

项羽挥挥手，太医如获大赦般匆匆离开。

项羽双眼凝视着海遥，她神情凄迷遥望着巴蜀方向，显然还在心心念念地想回到那个男人身边。

项羽的目光一点儿一点儿下移，盯在海遥微微隆起的小腹上，那里面孕育的生命是她和另外一个男人的骨血，跟他无关，可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一天天长大。他想毁掉它，想毁掉跟那个男人有关的一切，可是，他却不能动手，灌药那天晚上停止挣扎的海遥满脸的虚无缥缈，现在想起来他都有些后怕。

淅沥的雨似乎越下越急。冰凉的雨水扑面而来，身上最后的一点儿热度也迅速退去。海遥收回目光，准备回去。

项羽骤然回神，快步走过去，把手中的青竹油伞举到海遥头上，“海遥。”

海遥快步走出油伞的范围，站在雨中，与他对视，“关中地区本就是他的属地。为何你迟迟不答应？”

项伯昨日向他进言，割舍关中地区给刘邦，不过一天工夫，深宫里的海遥居然知道得这么清楚，愤怒的火苗开始在项羽眼里燃烧，“谁告诉你这些的？”

“谁先攻入咸阳，谁为关中王。当时彭城中有多少人见证。他一再退让，你却步步紧逼。谁是堂堂丈夫，谁是宵小之辈，世人尽知。”说完，海遥转身跑开。

项羽快步追上去，紧紧地揽住海遥的肩膀，“朝堂上的事是我们男人的事。你们女人，就应该躲在我们男人的羽翼下。”

海遥用力挣扎，“我的男人是堂堂大丈夫。让我躲在你的羽翼下，这辈子你休想！”

项羽眼里燃烧着熊熊怒火，可海遥仍然无惧地与他对视，半晌，他无奈地道：“即使恨我，也不要拿自己的身子赌气。你不是害怕药汤会伤害胎儿吗？难道你想淋病后硬扛过去？”

海遥不再挣扎，只是脚步越发快了。

项羽解下身上的斗篷披在海遥身上。她目光冷冷地扫他一眼，抓起斗篷扔给他，然后拔腿就跑。

项羽身子轻轻一颤，望着一头冲进雨中快步跑开的她，没有留意斗篷已自指尖滑落，转瞬，浑身已湿透。

湖边树林子里，虞妙弋静静地站着，盯着神色悲伤的项羽。

季布没有说错，只有深深爱过的人才能懂得爱人心中的痛苦。项羽现在的痛苦



她感同身受，她心里已没有了怨恨，只想让他过得幸福开心。他幸福开心了，她也会感到幸福、感到开心。

她来是想告诉他，她想让他做回自己，不必对她感到愧疚。她想告诉他，她想留下来，凭她的身手，能帮得上他。

可眼下，她出现在他面前并不合适。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希望被人看到自己失魂落魄的样子。她深深地望了一眼他，转身准备离开。

“妙弋。”项羽心神虽然恍惚，可虞妙弋并未刻意隐藏行踪。就在海遥的身影消失在前方宫殿的拐角时，他已经发现了她。

虞妙弋走到项羽身前，静静地望着他，“我过来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不想回颜集。我要留下来帮你。”

项羽把油伞递过去，虞妙弋伸手接过，下意识地就靠近了一步，想共撑一伞。就在青竹油伞将要举到项羽头顶上方时，忽然意识到此举不妥，她迅速后退一步，与他拉开一些距离，“你手下最英勇的将士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将军，以后就把我做他们中的一员。我已同兄长说过，他已经同意。”

项羽盯着她，“妙弋，我不值得……”

虞妙弋从他双眼里看到一丝哀悯，心头一震，顿时想起季布的话，强忍着快要流出的泪，把视线投向远方，“我认为值得便是值得的。”

项羽轻轻一叹，无奈地道：“那就留下吧。”

虞妙弋拔腿就跑。见她的背影渐渐远去，项羽转过身，也望向海遥望过的西南方向，半晌冷冷地开口道：“告诉范增，让他着手准备册封夫人。”

一个身着黑袍的瘦小汉子忽然现身，“诺。”

项羽无力地挥挥手，黑袍汉子迅速隐去身形。

巴蜀贫瘠，大军所经之处，商业凋敝，满目疮痍。

群山环抱中，刘邦仰望着刀刃般的峭壁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，“巴蜀地区丘陵连绵，湖泊众多。荒地难以开垦，大军行进障碍较多。而且，天气不是阴雨连绵，整月整月的地皮不干，就是长期干旱，半年不见雨水。长驻在那里，军心一定会涣散啊。”

张良默默思索一会儿，“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三人皆为大秦降王，项羽把他们放在关中，显然是为了阻止我们北上。项伯虽然见利忘义，可这种掉脑袋的大事，他会不会向项羽进言，还是未知之数啊。”

周勃等将赞同地点头。

刘邦的目光投向前方蜿蜒狭长的栈道，“项伯有意将女儿许配给我，当时我心有顾虑，没有答应。现在飞鸽传书给他，告诉他，我同意纳他的女儿为姬妾。”

张良自然知道刘邦当初的顾虑，他没有丝毫犹豫地点头，“我马上去办。不过，大王，眼前我们还有一件大事要办。”

周勃心里对海遥极为敬重，虽然阻拦不了刘邦纳妾，可心头的怒火却压不住，见张良满脸欣喜，他鄙夷地轻哼一声，“你除了会劝大王纳妾，会有什么大事！”

刘邦神色顿时黯然，张良恨恨地瞪了一眼周勃，然后看向刘邦，“大军过去后，我们应该烧毁全部入蜀的栈道，此举既可表示我们无东顾之意，以消除项羽的猜忌，同时，也可防备他人突然袭击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趁机养精蓄锐，等待良机，再图东进。”

刘邦轻轻颌首，眉眼间的黯淡渐渐退去，“有消息说，齐国田荣因未被封王，对项羽心存不满。”

秦王子婴的投降，敲响了赵、齐、燕、韩、魏五国王族后裔复国的序曲。在齐国故地，田荣及其兄长首先行动，巨鹿之战后各路诸侯军都向项羽靠拢的时候，田荣却并不积极。项羽自立西楚霸王，分封十八诸侯，竟然立了田荣的副将田都为齐王。

张良顺着刘邦的意思道：“田荣谋反之日就是我们东进之时。”

众位将领群情激昂，只有周勃一声不吭。

张良环顾四周后问他：“周将军有何顾虑？”

周勃回头望了一眼东方，低声道：“田荣欲反楚，这个消息我们应该是最先知道的。我想普天之下，只有我们汉军能精准地掌握各诸侯王的动向。这些，应归功于夫人，可惜……”

周勃还没有说完，刘邦已挥鞭策马，众位将领紧随其后，沿着栈道缓慢前进。

张良盯着周勃，“夫人在跟大王之前就心系项羽，不止你我，还有萧何都曾亲眼目睹过她为项羽悲伤欲绝。大王终于肯放开心胸接纳其他女人，这是天大的幸事，以后再像今天这样胡说八道，小心军棍伺候。”

周勃不满地小声咕哝，“我是实话实说嘛！”

十天后，彭城传来消息。项羽同意加封关中部分地区。刘邦建都南郑，占据了秦岭以南巴、蜀、关中三郡。



这一天，刘邦迎来了他的第五名姬妾。王宫内张灯结彩，人来人往。

汉王刘邦的寝宫内，身着大红喜服的新娘子孤零零地端坐在床榻上。

一个时辰后，大红盖头下的新娘子轻声问宫女：“大王在哪里？”

宫女回答：“大王正在议事。”

满室静寂，沙漏声也就显得越发的响。

两个时辰后，新娘子再问：“大王还在议事？”

宫女回答：“大王议事时我等不能靠近。大王现在不回，肯定是还没有议完。”

新娘子默默地扯掉头上的盖头，望向殿外漆黑的夜幕。

璀璨繁星，缀满天幕。

夜色中，刘邦仰首站立。

一年前的那一夜，他对她说，他想去湖里沐浴，她早已窥破了他的心思，满脸娇羞地答应了。那一夜，他彻底地拥有了她。没有人能够体会那一刻他心底的喜悦。

他不在乎她的容貌，只要她心里有他。所以，当看到她额角的印记消失后，他是那么的恐惧、那么的担忧。惊艳绝俗、倾国倾城的容貌是要遭天下所有男子覬覦的啊！

还好，她娇而不媚，她的美只向他一人绽放。在其他人面前，她只是棵青松，只有在他面前才是朵娇艳的鲜花。

从此，驰骋沙场时他有了份牵扯，知道自己必须要留下这条命，因为他有需要保护的人。

从此，漫长的夜里他不再感觉孤单，因为身边有她。

从此，他肩上多了份责任，他要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，要让她生活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接受四方朝贺，要让她每天都快快乐乐、开开心心。

从来没有想过，这一切的一切会突然发生改变。

她居然躺在别的男人怀里质问他。她居然愤怒地斥责他，说他闯进了她和那个男人的家。

多么可笑！

在他掘地三尺搜寻她的时候，她竟然在那个男人身边！

在他不顾危险深入鸿门堡救她的时候，她竟然躺在那个男人怀里斥责怒骂他！

今天，彭城传来消息，她竟然有了身孕，那个男人马上就要昭告天下，让世人同贺，她为他孕育了孩子。

刘邦仰望满天星光，忽然放声大笑。直到笑出了眼泪，才收住声，他缓缓地挺直脊背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对自己说：“励精图治，养精蓄锐。我汉军东进的那一刻，就是为你们吹响死亡的序曲。”

深夜，樊哙刚刚睡着便被隔壁一阵激烈的刀剑声惊醒。他跳下床来不及穿鞋就往门外冲去。

隔壁，一间灯火通明的屋子里，紫末剑势不停，“昌平，你若再不反击，伤了你，算你活该。”

昌平本是军中将士，因为人机灵，被樊哙挑选为自己的贴身随侍。汉军定都南郑后，他被樊哙带进府里。长年跟随樊哙，与紫末自然不陌生，见她攻势越来越凌厉，他恶狠狠地道：“夫人，这可是你逼的。若伤了你，可不许向将军告状。”

这声“夫人”激怒了紫末，她手中的剑直直地刺向昌平的咽喉，“以后再叫我夫人，小心我宰了你。”

昌平瞥了她一眼不再吭声。

樊哙踢开房门，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去，待看清打斗的两人，气急败坏地跳起来就骂：“昌平，你小子吃了熊心豹子胆了，老子的话也敢不听。停下，快停下。”

听了樊哙的怒骂，昌平本想抽身退出，紫末却一剑快过一剑。步步紧逼下，他苦着脸央求樊哙，“将军，你还是让我回军中吧。夫人这……每天这样被夫人逼着出招，实在是……实在是太痛苦了。”

樊哙冲上去夺过昌平手中的剑，“滚滚滚，现在就滚回军中去。”

昌平头也不回地出了樊府。

樊哙满眼心疼地盯着紫末，“你身子还没有完全康复，不能这么与人过招。愈合的伤口一旦崩开，即使再愈合也是要落下毛病的。”

紫末一声不吭地扔掉手中长剑，头也不回地向自己的房间走去。

樊哙跟上去，边走边道：“紫末，不是我不让你见大王，是他不愿意召见你。今日不同以往，他已经是汉王，我是他的臣子。即使我要见他，也必须经过宫内侍卫的层层通传，更何况是你。”

紫末停步问：“他真的就这么绝情，不想知道夫人的处境？”

樊哙盯着紫末的眼睛，“告诉我，由我转述给大王，不是一样吗？”